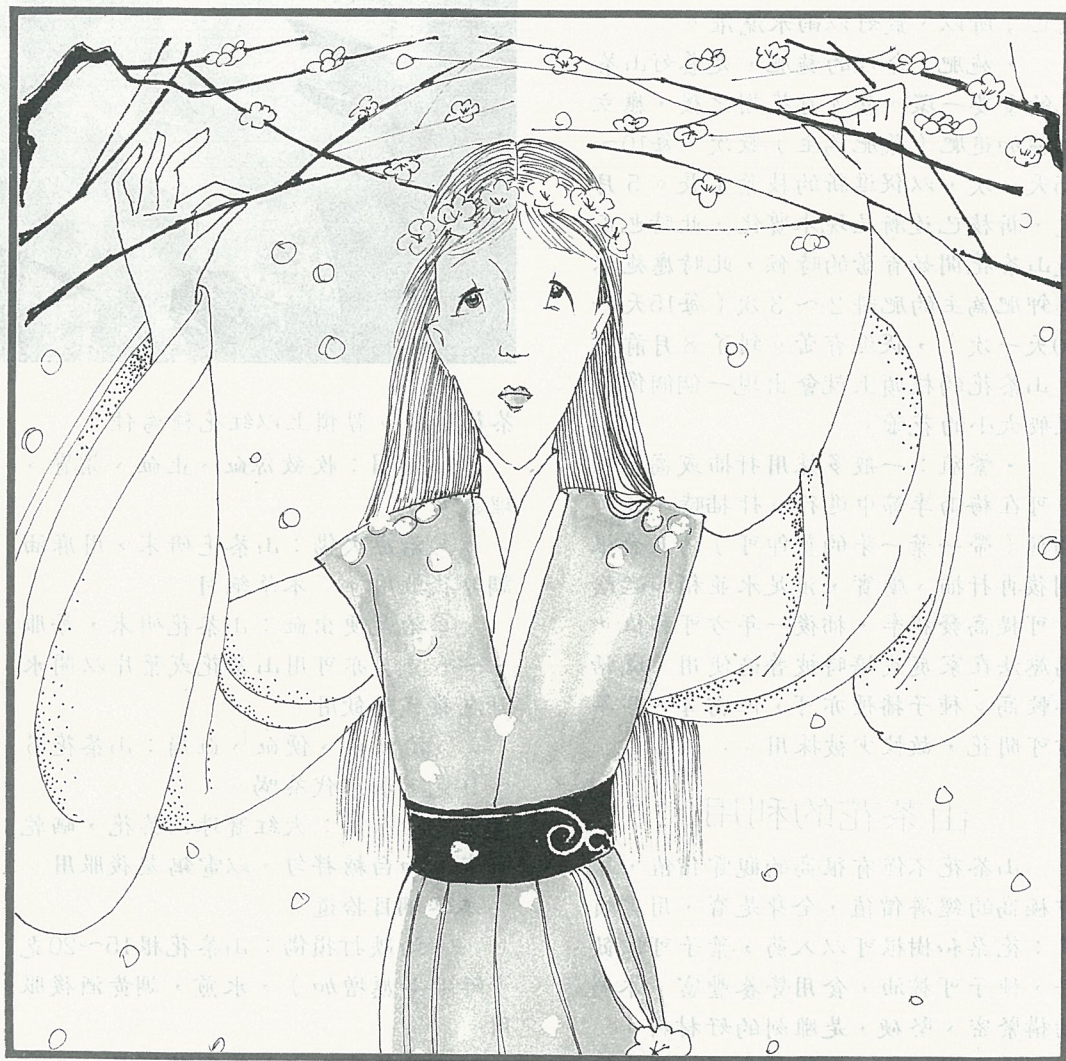


開時似雪 謝時似雪



想到梅花，就想到雪。真的，梅花和雪，好像是一體的兩面，不僅為了梅花開放在嚴冬之際，白雪之中，更因為，梅花與雪花，是那樣的相似。

不是嗎？梅花開放，紛紛馥馥的，就把早先全無半點生機的枯極老幹，一下點化成玉樹瓊枝。那份潔白，那份晶瑩，那份剔透，那份玲瓏，幾乎就是雪花的翻版；像造化之手，匠心獨具的，把片片雪花，綴上了枝頭。

而當梅花凋謝時，那五出的花瓣，隨著一陣吹過的東風，漫天飄舞，一朵五瓣，十朵五十瓣，那上百上千朵呢？

那不就像飄飄自天而降的雪花？

這與雪花一般無二，偏又開放在皚皚白雪中的特性，就夠冠絕群倫的了。而她，不僅是容顏清艷絕倫，那陣陣清香，更是沁人心脾。

梅花的香氣，到底自何處而來呢？這清香，似乎不來自花蕊，也不來自花瓣；它絕不似那些藉著浮泛香氣，以招蜂引蝶的花朵，香得那麼狂恣輕薄。梅花的香，是那麼幽淡深邃，清雅絕俗，却又耐人尋味，彷彿，她那冰肌傲骨，都為清香凝聚浸透……

這樣的絕艷清華，她却不慕繁華富貴，她不願為王公巨卿、朱門富戶點綴

文：劉明儀

圖：林慧蘭

書：汪濟

開時似雪，謝時似雪，花中奇絕。香非在蕊，香非在萼，骨中香徹。占溪風，留溪月，堪羞損山桃如血。直饒更，疏疏淡淡，終有一般情別。晁補之的「鹽角兒」

開時似雪謝時似雪
花中奇絕香非在蕊
香非在萼骨中香徹
占溪風留溪月
堪羞損山桃如血
直饒更疏疏淡淡
終有一般情別

桐城汪濟



風雅，寧可自開自謝在幽僻的山澗邊，清溪旁。迎風吐蕊，映月弄影，清風，明月，便是她一生一世的知心伴侶。她一生，只佔一個清字，一個幽字，而這一番清絕幽絕的風姿，却使以穠艷著稱，鮮紅似血的山桃花，也自慚俗麗，羞得不敢在她面前抬頭。

就是這樣了，疏疏淡淡的風神，磊磊落落風骨，清清雅雅風姿，不著一字，不落言詮，却有著任何花卉所不及的情致風華，雋永，悠長……

這一闕「鹽角兒」是北宋，蘇門四學士之一，晁補之的作品。晁補之，字无咎，濟州鉅野（今山東鉅野縣）人。

年十七，便以「錢塘七述」的文章，受知於蘇軾，二十六歲舉進士，試開封及禮部別院，皆第一（俗稱狀元），可知其才學之出眾。哲宗元祐元年，以試太學正召試，授秘書省正字，擢著作郎，後又出知齊州。紹聖末，坐黨籍，謫監信州酒稅。直到大觀末，才出黨籍，起知泗州，卒。他詩文俱工，有「雞肋集」行世，詞集名「無咎詞」，又名「琴趣外篇」。這闕「鹽角兒」，題為「亳社觀梅」，用極白描的文字，來詠讚梅花。古人詠梅，常有寄託之意，藉以表白自己的情操，此詞當亦不例外。 ■